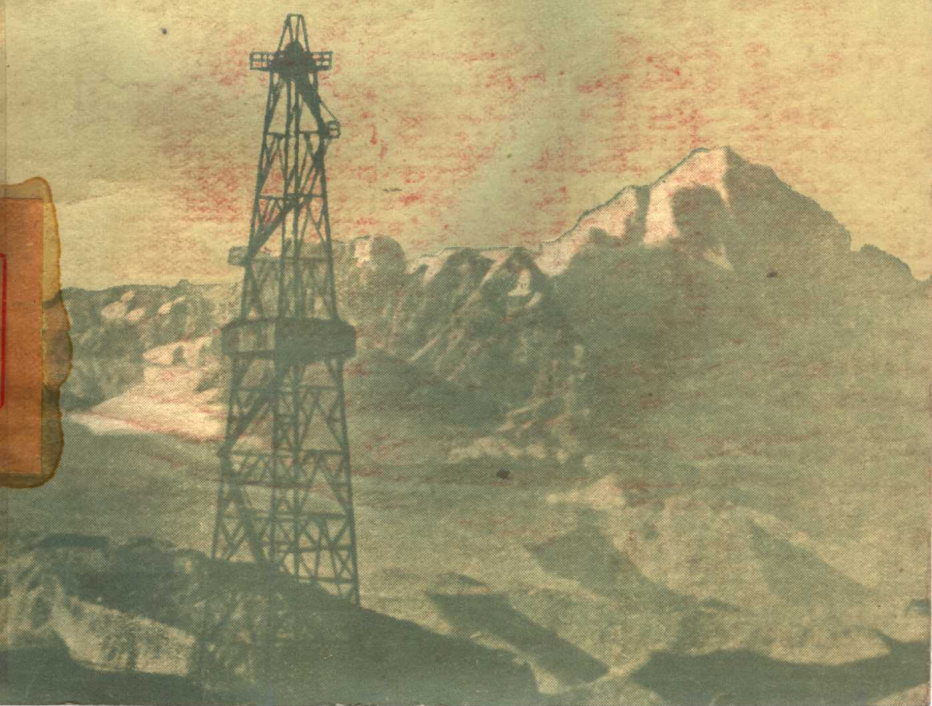


兩次旅行中國

史涅伊吉洛夫 著



830(2)
5032

兩 次 旅 行 中 國

〔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 著

郁 有 銘 譯
刘 星

中 國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手記是苏联著名电影导演、俄罗斯功勋艺术家B·史涅伊吉洛夫根据他前后两次在中国的电影旅行的亲身经历而写成的。他的第一次旅行是在1925年夏天，当时他随同第一次由莫斯科飞往北京的苏联航空队飞来中国，在北京、上海和广州拍下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帝运动高涨的情况。尽管当时軍閥割据的局面給他的工作造成了无限困难，可是中国人民非常敬爱苏联的朋友，他們处处保护他，終于使他完成了一部名为《伟大的飞行与中国的国内战争》的纪录片，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史氏的第二次旅行是在1957—1958年，在人民中国拍摄下了《阿拉木圖—蘭州》这部地理旅行片。中国人民成了自己的命运的主人，正以惊人的努力开发着祖国西北地区的丰富宝藏。作者以热情洋溢的笔調描繪了我国西北地区的山川文物，歌頌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丰功伟績。

兩 次 旅 行 中 国

〔苏联〕B·史涅伊吉洛夫 著

郁有銘 刻 星 譯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宣武門外12号）

北京出版發行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9号

財政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5}{8}$ · 插頁1 · 字數：58,000

1959年8月第1版

195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5,230册 定价：0.26元

統一書号：5051·713



作 者 近 照

統一書号：8061·713

定 价：0.26 元

目 次

作者的話.....	(1)
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攝电影的.....	(5)
帶着攝影机在中国旅行.....	(38)

CAB 20/14

作者的話

我很幸运地在中国作过兩次長途旅行，为的要达到用电影紀錄片向广大的苏联人民介紹我們兄弟国家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

1925年，年青的苏維埃共和国派了一个友誼使团到中国去——派了一队飞机去到北京，这队飞机完成了在当时还是史無前例的从莫斯科到北京的編队飞行。

在这个旅行队的成員里，也包括了苏联电影工作者，他們在飞行結束时，获得了在中国“从北到南”旅行的机会，以便將中国人民的生活和他們对国内外敌人的英勇斗争在銀幕上表現出来。

这次旅行是令人向往的，但并不容易。外国武装干涉者和当地軍閥想尽了办法来阻撓拍摄工作，竭力想使拍摄中断和盜取已經拍好的膠片。但是人民自己保护了苏联电影工作者，帮助他們完成了任务；帮助他們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进行了拍摄，而这些地方却是那些“万能的”美英新聞記者連做梦都沒有想过要去涉足的。

就这样拍摄了一部大型的旅行紀錄片，这部影片映遍了全世界的銀幕，它第一次公开而直接地叙述了有关中国人民以及他們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爭取自由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的实际情况。

这部影片在苏联叫作《偉大的飞行和中国的內战》 在
世界各国發行时，片名为《东方之光》。影片表現了中国的
主要城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革命事件和人民的生活。
这是我的独立創作的第一部大型影片。

莫斯科的《真理报》談到这部影片时写道：“《偉大的飞
行》——这不是一部通常所理解的那种新聞片……这部影片
成了社会生活的宏偉史詩。《偉大的飞行》——这确实是理
实存在着的生活，完全真实的生活。”（《真理报》，1925年
10月2日）

許多年过去了，世界上發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摆脱
了压迫而成为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牢不可破的友誼永远
將中苏两国人民亲密地联系在一起，走向光明的共产主义未
来的共同意願將两国人民团結了起来。

1957年，根据苏中两国文化合作协定，决定合拍第一部
科学普及影片。这部影片將要介紹中国的西北地区，即現在
正在鋪設新的“友誼之路”——橫貫亞洲的阿拉木圖—蘭州
铁路干綫的沿綫地方。

与中国电影工作者共同攝制这部影片的崇高荣誉，落在
我的身上。这次是坐着汽車旅行的，我和我的同志們完成了
在中国从西到东的旅行，从新疆边境的霍尔果斯河越过中国
中亞細亞的許多崇山峻嶺和沙漠，到达黃河岸边的蘭州；后
来又一次到了上海和北京。

我們乘坐汽車行駛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看到了中国人民
在新疆和甘肅的艰苦条件下改造着大自然，許多新的城市和
工業中心正在兴起，一望無垠的处女地正在开垦，矿藏也在
献出它的財富，中国的各族人民正在古沙漠的天宇下建設着
新的生活。

我們在各地党政机关的帮助之下完成了这次旅行。我們

看到了和拍攝了許多有趣的东西。我們看到了新的中国，看到了人民的热情和广大的地区正在實現的惊人的变化。

这次旅行拍攝的影片是：《阿拉木圖—蘭州》。在苏联和世界各国發行时片名为：《在古沙漠的天空下》。

这是一部大型彩色旅行片，它已經开始了自己的銀幕生命，它將告訴世界上所有的人：在中国的“遙远的西部”，在从前“偉大的絲綢道”經過的地方，在那以最短的路程將中苏兩大兄弟國家的首都連接起来的新鐵路干綫的特別快車即將通过的地方，正在發生着怎样惊人的变化。

在这次旅行中，也和在1925年旅行时一样，我写了旅行日記以及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和記者的札記，經常給各报社写通訊稿，在剧本上作了許多旁注，并收集了許多照相素材，这一切使我能够写成这本小冊子。

本書在体裁上也許还远不是完美的，也許还远远沒有說明它所應該說明的全部事物。但是不管怎样，它畢竟是一个完全身历其境的人，力圖說明作为一个电影旅行家在旅途上所見的事物中，有哪些曾引起了他的注意，記入了他的旅行札記。

對我說來，1925年和1957—58年兩次旅行的对比是惊人的。峙立在故宮的还是那几座銅獅，殿堂和陵墓的黃色屋頂还是和过去一样在陽光下閃耀，白云依然縈繞着青翠的山谷，河水仍旧湍急地流向大海。

但是，今天的人民中国的人們，却完全变了。他們的臉上呈現出那种爭取胜利的意志，那种对自己的事業滿怀信心的勇敢的人的尊嚴，以及欢乐和幸福。是的，新中国是幸福人們的國家，这点我們到处都看到了——我們在农村和工地，在工厂和学校，在所有我們到过的地方，在所有我們旅行过的地方，都看到了。

在各地旅行的时候，我們还感受到了中国人民對我們苏联人的真誠和深厚的友爱，这种友爱就像我們對他們的友爱一样热烈和真摯。

因此，我衷心地將我記述1925年和1957—58年在中国所作的新旧兩次旅行的手記，獻給我亲爱的旅伴——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們：

导演 覃珍

摄影师 蔣偉

攝影助理 郭德明

制片主任 戴兆淵

翻譯 郁有銘 趙琪

符拉基米尔·史浮伊吉洛夫

1958年，莫斯科

1925年我是怎样在中国拍摄电影的

1925年莫斯科—北京飞行的参加者

一个苏联电影导演的手记

1925年夏天，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空军之友社和俄罗斯义勇航空协会组织了六架飞机作由莫斯科至中国的航行。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航行，同时也是年青的苏联航空力量的检阅。

这次出航的共有邮机和客机六架。参加航空考察队的除飞行员和随航机械员以外，还有中央各报刊的记者和两位电影工作者——导演B·史涅伊吉洛夫和摄影师Г·布留姆。

未来影片的拍摄计划决定纪事性地叙述航行中的事件，拍摄降落地点，拍摄关于苏联、蒙古和中国较为有趣的人物、民族和政治方面的材料。特别重要的是蒙古和中国，因为在这以前，苏联还从未在这两个国家拍摄过电影。

莫斯科——乌拉尔——西伯利亚

考察队起飞的那天，天气十分阴暗。低沉的灰色乌云复盖着地平线，在城内机场的上空慢慢地爬行。

欢送会很快地结束了。我们还记得同志们嘱咐我们的那些响亮的言语：“……要记住，在戈壁沙漠的那一边，居住着

为爭取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的人民，他們同苏联保持着真诚的友誼。願这次航行能够促进同中国各族人民在文化上的接近，促进經濟和政治上的联系……”

領队的發出了命令。亲人們开始急促地亲吻。我們上了飞机。为了輕便起見，机倉里的坐位都卸掉了。我們航行的同伴是《消息报》特約通訊員、著名女記者金娜依达·里赫切尔。飛行員則是运动場上的老相識那依金諾夫同志，他是著名的滑冰健將和划船能手。

为了节约膠片，我們自己沒有拍攝起飞。另有十几位和我們要好的攝影師，他們根据我提出的任务，替我們拍攝了起飞时的一切細節。發动机开动了。飞机接二连三地起飞了。

我們不知不觉地离开了地面。悬在空中的滑翔輪由于慣性还在無力地轉动着。远在高空下面的是人群、城市的街道和莫斯科近郊葱綠的树林……

時間在前进。出現了一道灰蒙蒙的寬帶——伏尔加河，高尔基城，飞机場。我們在降落，飞机一下又一下地接触着地面，它那沉重的机体已經在陆地上滑行了。

举行了欢迎会。經過整整一小时的集会之后，我們乘車进城去。日落时再次降落，并在韃靼共和国首都喀山过夜。

早晨，我們又啓程前往薩拉普尔。当天天气很坏，飞机場上一片泥濘。然而，这并沒减弱迎送的庄严气氛。飞机穿过層層烏云，忽而彼此失散，忽而彼此追赶。

我們全部時間都在从空中拍攝最为有趣的景物。工作極為困难和不便。我們乘坐在一架客机里，只能通过窗口进行拍攝。每一次把攝影机从一側搬到另一側时，都使机身失去平衡，而又不可能順着飞行方向或是逆着飞行方向拍攝。

为了拍攝电影，似乎應該配备一架專門的敞篷飞机，并

相应地將它改裝一下：不是把攝影机安在三角架上，而是安在一个特制的轉动架上。然而，在那个时期，人們尚沒有給予电影以应有的重視。因此，就只能拍攝可以拍到的，或者索性不拍。这样，我們只好在狹窄的机倉里乱轉，力求最大限度地抓住一切可能利用的机会，因而常常影响飛行員的正常工作。为了从我們的飞机中拍攝其他飞机的飞行情况，必須請求飛行員特意从側面靠近我們的飞机。

我們的飞行在空中沒有保持任何队形，因此使我們的工作变得極其复杂。为了拍攝，搞什么特別的飞行都是不可能的。我們在拍攝計劃中，自己規定了要有个人的創造和善于适应對我們來說極不順利的条件。

還有使我們感到不便的是，我們乘坐的笨重的客机比郵机飞的慢，而降落也常常比許多輕便的P-1式飞机为迟，这就使我們失掉了拍攝其他飞机降落的机会。

偶尔碰运气，我們的飞机第一个降落。那时，我們就拼命地赶，以便能够拍攝到其他飞机的降落。

我們大家都是尽量地适应着环境，这样逐步地、一站一站地搜集着材料。一有可能，便把材料寄回莫斯科。

我們从薩拉普尔起飞，越过烏拉尔山脉，到了庫尔干、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飞行在广袤無垠的西伯利亞大平原的上空。这段航行是一帆風順的，虽然有时也被迫降落。

現在已經飞行三千公里了，这就是說，我們差不多已經飞过了一半的路程。这段的飞行平安無事。然而，这只是我們的航程中最容易和最熟悉的地帶。下面开始了綿亘的高山和大森林。在它前面的远方是寒冷的貝加尔湖。那里經常刮起狂風，有时会突然襲来一場暴雨。

我們商定沿着鐵路干綫飞行，一旦遇險，便直接降落在路基上。为了使火車停住，每一个飛行員都發給一面紅色信

号旗，还有铁路用的列车电话机，以便遇险时借此和附近车站取得联系。

6月21日，拂晓时分，我们从新西伯利亚起飞。不久，在我们的底下就出现了一片密密层层的、像把刷子似的深绿色的大森林，无数纵横交错的小河、田野和草地夹杂其间。根据我们的请求，飞行员那依金诺夫尽可能降低了飞行高度，于是我们便拍摄了森林和在它上面飞行的机群。铁路干线一直是我们的路标，岗楼、信号站、错车站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它的上面。

不久我们又向高处飞起。我们的四周被烟雾遮住了，嗅到了一股烟味，可怕的东西伯利亚的森林大火就在近处。时而这里，时而那里，出现了被团团翻滚的白烟笼罩着的林中空地。烟雾到处弥漫，飞行员不得不按照指南针驾驶飞机。

飞行员那依金诺夫用便条通知我们，禁止我们拍摄，他更升高了高度，力图快些飞出烟幕地带。经过六个小时，飞行了六百八十公里之后，我们已经坐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空旷的机场上休息了。过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大森林就越来越茂密了……最后，我们飞过了高达一千四百公尺的山峰。在尼斯聶烏丁斯克宿夜之后，我们飞到了伊尔库茨克。

在每一个机场上，我们都拍摄了欢迎考察队和飞机起飞的情景，有时如有可能的话，也拍摄飞机的降落。我们尽可能拍摄各个地区不同的细节，以便在影片剪接时避免材料的单调。我们竭力选择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服装和装饰物。在喀山，我们在飞机旁边拍摄了前来参观的鞑靼农民；在新西伯利亚，我们拍摄了典型的西伯利亚人；在伊尔库茨克，我们拍摄了前来欢迎我们的铁路员工代表团，他们打着一幅有趣的欢迎标语，上面写着：“预祝考察队在贝加尔湖上空飞行成功”，可见，贝加尔湖凶恶的天气是远近都闻名的。

到处，人們對我們考察隊都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在我們停過的所有城市里，都舉行了報告會、歡迎會和宴會，這使全體飛行人員都感到厭煩。但是拒絕這些是不行的，因為人們對考察隊的興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伊爾庫茨克——貝加爾湖——哈馬爾·達班山脈

我們利用在伊爾庫茨克的停歇，研究了高空氣象條件，進行了起飛和勘察的練習。要想飛越貝加爾湖是需要認真地準備的。

在我們以前，從未有人在此地飛行過。貝加爾湖的四周岸邊環繞着高達一千五百公尺的懸崖。沿着東南的湖岸伸展出高達一千八百五十公尺的白雪復蓋的哈馬爾·達班山脈，我們要翻過這座山脈，飛上通向蒙古的航綫。

一直在刮着狂風，風的速度每秒鐘達到四十公尺。經過調查研究，原來這裡在一晝夜中只有一段時間是有利於飛行的好天氣，而這一段時間僅僅才一個小時，並且還不是每天都這樣。現在，天氣顯然在和我們作對：貝加爾湖的上空雲霧弥漫、霖雨綿綿。

利用耽擱的時間，我和攝影師乘上機車出發，沿着貝加爾鐵路行駛，以便從陸地上拍攝山峰、湖泊和森林的景色。它們在飛機上是看不清楚的。我們坐在機車頭部的空隙處。這次出行，取得了良好的成績——我們運用移動攝影，拍下了有趣的沿途景色。

期待已久的一天終於到來了。我們的飛機未遇特殊危險，平安地飛翔在湖泊的高達二千五百公尺的上空，翻過了哈馬爾·達班山脈。飛機徑直飛往蒙古，一架緊跟着一架地朝蒙古的首都烏蘭巴托飛去。

蒙古——烏蘭巴托——戈壁沙漠

考察隊要在烏蘭巴托逗留數日。在這段時間內，我們應該拍攝大量的材料，因為未來影片中有整整一本是完全介紹蒙古人民共和國的。

我們擬訂了拍攝計劃，找到了嚮導員、翻譯和兩輛汽車。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在1925年，烏蘭巴托曾經是一個別有風味的地方。城內最宏大的建築物是喇嘛廟和几座歐洲式的樓房。剩下的便是帳棚或者農舍式的小房和茅屋。到處是難以跋涉的泥濘。街道上群集着各種各樣的狗。沒有人來動一動它們，因為這裡的人們把它們當做神聖的動物。城郊有着無數可怕的吞食人肉的野狗。那時蒙古人並不埋葬死人，而是把尸首丟棄在荒野上供野狗吞食。他們迷信：死者的靈魂變成了狗，然後再吃掉他自己的屍體。我們馳遍了全城和郊區，拍攝了院落、廟宇、街道、軍隊、祀典、招待會和慶祝會。男人和女人們彩色絢爛的服裝、喇嘛活佛奇異的袈裟、廟宇、院落和富於異國風味的裝飾物，供給我們的攝影機以豐盛的食糧。

可是這時候極為有趣的新蒙古很樂意讓我們拍攝下來，於是舊蒙古就避開我們的攝影機，躲藏在廟宇和住宅後面去。

在城內中心的高崗上，座落着喇嘛城。那里集中了烏蘭巴托的主要廟宇、教堂和喇嘛學校。在這座城里居住的只是僧祝和喇嘛。城內中央聳立着一座四層的大廟宇“甘金”（譯音），它那奇奇怪怪的屋頂閃耀着鮮明奪目的金光。

在廟宇中央的一個陰暗的大殿里，立着一尊長達十五公尺的佛像。在佛像四周壁龕里的台架上擺着一萬個鍍金小佛。我們決定，無論如何也要把這個被喇嘛精心保護的宗教

古迹拍攝下来。未通过任何人，我們便在一个普通的值班喇嘛的陪同下，擅自进入了庙宇。跟我們走在一起的还有考察队的其他同志和几位記者。他們其中一人把这个值班喇嘛引到一旁，其他人按着我的請求迅速地敞开了窗子，于是攝影師便轉起了攝影机的搖把。

跑来了一个职事喇嘛，他大声地吵嚷起来，大概在說什么我們玷污了庙宇。然而，几塊落在他手上的叮当作响的銀元，很快地平靜了他的神經，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順利。

我們从庙宇出發到“死神之谷”去——这里是蒙古人运送死尸的地方。几具已被噬食过的尸骨零散在地面上。路旁躺着一具看来是剛剛运来的、一只手已被拉断了的死尸。野狗不見了，它們被汽車的响声吓跑，躲藏在小丘上的洞穴里。我和攝影師在尸体附近把攝影机安放停当，又把汽車打發到一旁，然后我們就开始放哨。过了不到五分鐘的时间，只見从某处鑽出了几条毛茸茸的野狗。它們开始在我們的身边轉来轉去，然后走近尸体。我們一动不动。这几条野狗絲毫不怕攝影机發出的响声，眼睛直盯着鏡頭。它們一边吠着一边向前走去，随着就撕咬起尸上的肉。我們拍攝完畢——不仅有全景，还有“野葬”的大特写——便小心翼翼地退开，把汽車叫到跟前。

后来，在銀幕上放映时，这是个極為令人恐怖的場面。

考察队在烏蘭巴托几乎停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段時間里，我們把所有預定的拍攝对象都拍完了。我們还想多拍一些，但为此必須进行專門的考察，事先要研究材料和有关这个国家的情况，然后才能拍出关于新旧蒙古的專門影片。这次我們拍攝的仅仅是这个国家的一些基本特征。

考察队的下一个阶段是戈壁沙漠，过了戈壁沙漠就是中国。沙漠的那种荒涼的景象未能供給我們更多的攝影材料。